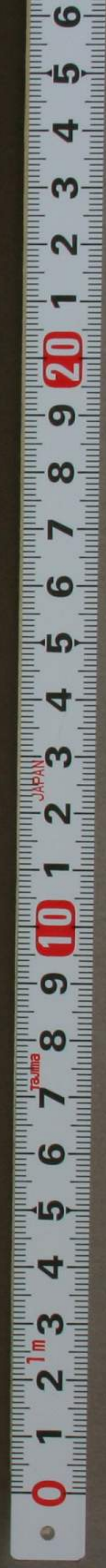


洋外紀略 乾

洋学文庫
文庫 8
C 126



原本三卷以諸列為上卷傳及互市妖教為中卷而防^海為下卷今合為二卷以便未覽云

洋外紀略引

連月無雨極熱不可堪疑身在赤道下偶閱翻譯西洋書數種奇事異聞累々而出神寒骨冷又疑身轉而行雪山冰海之間不覺烈暑困人也曰謀諸副墨擬其要約參以震旦史藉僅成冊子然一腔熱血從筆端流出慷慨感激如鳴劍于伊吾之北而葵藿向日芥曝思君亦誠摯忠未始不瀝其中也但以事涉洋警不敢示人藏諸篋衍欲待賢明君子而質之尔

嘉永紀元戊申荷月良齋安積信識



天下有四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第二曰歐羅巴洲
第三曰亞弗利加洲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分
為南北二洲而域中大地盡矣四大洲氣候分為五
帶距赤道南北各二十三度半為暖帶距二極各二
十三度半為寒帶居寒暖之中者為正帶暖帶一寒
正各二共為五帶亞細亞洲歐羅巴洲乃當正帶之
地氣候融和其人聰明五穀百貨金銀之屬備焉自
古多聖賢雄傑之士亞弗利加在赤道之下地極熱

洋外紀略上

東奧 安積信著



天下有四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第二曰歐羅巴洲
第三曰亞弗利加洲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分
為南北二洲而域中大地盡矣四大洲氣候分為五
帶距赤道南北各二十三度半為暖帶距二極各二
十三度半為寒帶居寒暖之中者為正帶暖帶一寒
正各二共為五帶亞細亞洲歐羅巴洲乃當正帶之
地氣候融和其人聰明五穀百貨金銀之屬備焉自
古多聖賢雄傑之士亞弗利加在赤道之下地極熱

其人昏惰不竭力於生業英雄崛起其中者絕少矣
北亞墨利加亦為正帶其氣候與西細亞政羅巴相
類南亞墨利加係暖帶之地二洲建國不久人物寡
少大抵為政羅巴諸番所創開故多其屬地近世北
亞墨利加地益闢人益殖國勢強盛遂西洋官吏各
據其境酋長胥約迭救患難世稱共和政事國首三
十一為

亞墨利加極南有國為曰墨尾攏尼亞李瑪實合為
五大洲非也此境當時僅知其國而未審其區域
故云再後和蘭人究其境界所盡然後知此惟一鉅

島不足以配四大洲新井白石作采覽異言以四大
洲為主而以墨瓦攏尼亞附為極為得體
歐羅巴洲有帝國為曰入馬泥亞又稱攏尼亞
斯又稱莫斯哥曰都爾格係在細亞而羅巴洲其有王
國為曰伊亞巴亞又稱魯西曰佛郎察係在歐羅巴洲曰
伊太利亞又稱亞曰第那瑪係在亞細亞曰波爾杜瓦爾係在亞細亞曰
爾蘭土係在亞細亞曰赫勿華亞係在亞細亞曰孛孛生係在亞細亞曰蘇亦齊亞係在亞細亞弗利加
亞細亞南洋諸番亦稱王萬國星羅不遑紀載今錄
其最強大者而以人物之雄俊附為

俄羅斯

俄羅斯建國已久遠而城邑偏仄人民寡弱境內唯
深林鉅谷曠楚之地盤互相錯振古莫能創闢國王
諸子各據其地迭相攻擊風俗粗鄙不知理義不通
藝業異邦人來此互市者皆與國王不關涉貿易甚
濫蕪然一陋夷耳至伯多祿帝興而政令一變百度
維新兵始強地始大西取波羅尼亞波羅尼亞蘇亦齊蘇亦齊諸國南
掠都爾格奈都爾格奈西亞之地東取大韃靼諸國北至
冰海東至加摸沙斯加摸沙斯加與蝦夷相逼版圖之大幅負
之廣冠絕于四大洲矣帝生于寬文十二年西洋千六百七十
年十二月國王亞歷吉悉斯第三子也天姿軒傑有大志

哥撒更一
哈薩克

每慨然憤國甦不振自襲位即微服周遊諸州察其
風俗覈其政教專務富強不惜厚幣重爵徵才學術
藝雄駿之士使其教導國人肄習道藝又開山鑿河
造大船數十隻與他邦貿易於是他邦人襁負雲集
陋習汚俗煥然一新豪雋才藝之士先後輩出而兵
力始強盛矣寶永六年西洋千七百九年帝親帥師與蘇亦
齊蘇亦齊波羅尼亞波羅尼亞哥撒更哥撒更三國大戰于彪彪爾爾多多襪破之斬
獲魚箕僵死蔽野葉勝而進陷哥撒更城遂并其國
哥撒更哥撒更性犖悍屢為邊害至是怡服翼年伐蘇亦齊
連戰皆捷取其禮勿泥亞之地是歲與都爾格戰于

普魯砲河尋和先是獲亦齊戰敗乞援於都爾格都
爾格為舉兵北伐時帝親征略西方后加太里那親
督兵相距杜爾格鼓士衆突擊后指揮合機戰甚力
都爾格不能克收兵去帝伐蘇亦齊殆二十年至是
始克龜定又略百兒西之地疆域益大遂開無前
之鴻業可稱英王矣然雄精嗜殺每行刑戮輒流血
波道未免夷狄之風云帝殂遺命使后稱制后能治
國以賢明稱立三年而殂太子早世嫡孫亦夫國人
立帝姪女盜那亦有雄略聞波羅泥西有亂遣兵五
萬大破之又破小韃靼及都爾格之衆畧其地降莫

今忍令

爾太未國威振歐羅巴矣帝殂姪孫伊方立未踰歲
而殂國人以伯多球帝季女厄利撒斯多有今德立
之女主三世相繼皆英主也大都有二旧都曰莫斯
哥烏新都曰伯多球勃爾孤城郭宮室之壯宇內罕
比文化八年佛蘭西帝撲那拔兒的將兵三十萬入
寇銳甚俄羅斯帝設奇計自焚都城而逃佛蘭西帝
糧運不繼四掠無所獲時方大寒士衆凍餓死者數
萬人勢大挫收師而還屬國遂叛卒至於此所謂
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都爾格

都儿尔儿格儿舊名厄勒祭亞所謂歷山王所產西洋一帝
國也區域廣大凡俗勁悍与韃靼相類長騎戰馬上
善揮長槍發銃其都在巴尔巴利亞其鼻祖曰阿多
滿其父阿多魯尾歷兒自亞細亞洲那多里阿國起
永仁五年西洋千二百九十七年阿多滿繼立兵威日盛畧定
諸列羅馬帝尔遣大臣討之都尔格拒戰羅馬
師大敗因命諸列侯伯率大衆代之又敗績由是都
尔格勢益強大取北高海諸列至小韃靼羅馬帝伐
之每戰輒敗百餘年間都尔格所并者亞細亞亞弗
利加諸列享德二年西洋千四百五十二年挾連勝之威大舉

攻羅馬帝東都公斯瑞低諾波尔陷之遂遷都于此
羅馬帝走保西都勿能勢益衰屬國皆叛拂蘭西伊
斯把泥亞語厄利亞亞際亞皆奉兵相吞噬弟那瑪
尔如波尔杜瓦尔亦自立稱王杜兒格攻翁加里亞
波羅尼亞諸國拓地益廣巍然為帝國亞細亞亞弗
利加諸列多其屬國故分為三部曰歐羅巴都尔格
曰亞細亞都尔格曰亞弗利加都尔格政刑嚴酷人
民股栗莫敢犯法其都雖在政羅巴中而不會盟于
諸國又不貿易于海外有用兵則帝自將不以威權
委臣下四隣畏之近世啖哈喇覘其城堡不堅牢乃

乘兵艦擾亂捕頭都尔格發大砲擊之不中以其墩
高而不能平射也遂敗匈奴人憤甚乃新鑄大砲數
百座改造墩臺以水面為準喚咭喇不能復攻兵力
之強什倍於古而雄視于亞細亞歐羅巴之間新井白石
采覽異言置之亞弗利加洲以為
唐土魯番者未深考耳

入セ尔ル馬マ泥ニ亞ヤ一名獨逸ト蘭ラン土ト漢名黃祁歐羅巴第一
鉅邦也東接ホ濠ホ洲シ生シ波ホ羅ロ泥ニ亞ヤ南連ベ爾ル祭シ亞ヤ赫ク勿
萋シ亞ヤ西界佛蘭西フ涅ネ埵ト尔ル蘭ラン土ト北至窩ウ兮キ所ス德ト海ヘ萊レ
那瑪尔加海疆域極大人物夙土與和蘭相類自古

奕葉相繼稱帝旧都伊太里亚国羅馬之地後遷于
此故仍旧稱曰羅馬帝其都曰勿能城郭崇宏開六
大門宮室苑囿之美學校寺觀之麗甲于西洋兵馬
精強諸州懾服伊斯把你亞シ語リ厄リ亞ヤ佛蘭西皆朝
聘不絕土沃物阜多平原其制度典刑之懿諸州所
矜式也元祿中入セ尔ル馬マ泥ニ亞ヤ與リ伊斯把你亞シ構ク兵ヘ西
洋大乱先是入セ尔ル馬マ泥ニ亞ヤ娶ム伊斯把你亞シ王ノ女ヲ弟ヲ為
妃生二子伊斯把你亞シ王ノ魚ノ子ノ国人欲以入セ尔ル馬マ泥ニ亞ヤ
西少子為嗣王寢疾親作書藏諸金匱召群臣授之
曰我病不起當到天主像前發書視之嗣乃定矣王

致群臣赴羅馬伊太里亞國都開匱視書曰宜迎佛蘭西王
孫立之衆愕然莫敢發一語然不得違遺命乃迎立
之入爾馬泥亞帝怒將舉兵納其子羅馬教主諭解
之不聽率水軍四萬送少子部下九國兵皆從伊斯
把你亞發兵三萬合佛蘭西兵四萬禦之和蘭喚咭
喇援入爾馬泥亞是為東軍波爾杜瓦爾援伊斯把
你亞是為西軍寶元祿十三年庚辰也由是連年戰
鬪死者相枕藉諸州分黨互尋干戈海外騷擾後四
年入爾馬泥亞帝殂明年波爾杜瓦爾王死東西水
陸戰士物故亦已十餘万人是年入爾馬泥亞及肥

良的亞禮勿泥亞各爭波羅泥亞死者七千人入爾
馬泥亞亦戰也二千人是時俄羅斯與沙瑣泥亞交
侵獲亦齊地寶永六年和蘭與佛蘭西伊斯把你亞
戰斬首萬級取佛蘭西三城和蘭戰死者亦萬計七
年和蘭與伊斯把你亞戰斬首五千虜獲七千又與
佛蘭西戰斬首一万三千虜獲四千拔其四城正德
二年和蘭援入爾馬泥亞與佛蘭西伊斯把你亞戰
兩國兵各十萬西兵死者萬餘東軍亦亡九千五百
人自一王亂命二國構兵已經十餘年海宇分裂戰
鬪四紀西洋諸國都會盛麗之地丹樓紛壁万家如

雲者大半鞠為榛莽赤地千里鬼哭燐舞海內虛耗
其禍從古未有也於是南北君長欲紓其難以平二
國之怨百方曉諭東西各有約誓三年入尔馬泥亞
伊斯把泥亞各及俘囚及侵地而西洋亂局始結矣
近世佛蘭西王樸那把兒的大舉入寇帝拒戰屢敗
歟屬國侯伯有兵力者皆離叛割據御聲援於佛蘭
西其微者為管下及樸那把兒的止而後侯伯又服
從距今僅四十年前事矣

伊斯把泥亞

伊斯把泥亞漢名是班牙歐羅巴極西一大國也四

面皆海惟東北連佛蘭西以大山為界南隔地中海
對巴^ル里^バ里^リ亞域廣物殷旧為羅馬帝屬國兵力寢
強蠶食隣邦建都於加^カ西^カ攏^カ自立為王有百兒^ハ智^チ南
者徵聚諸州俊士始駕大船經高於海外應永中与
呂宋^ロ互市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遣王乞地如牛
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
聯屬至數十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
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
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且為窺伺計竟棄其
虛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實元龜三年也已

併呂宋益橫行海外遂據廣東香山澳築城以居與
民互市而患復中於粵矣明史及東西洋考以伊斯
把泥亞為佛蘭西誤矣海
國聞見錄曰是班牙者呂
宋祖家也此言得其實永正十六年西洋千五
百十九年大
舉伐北亞墨利加洲墨是可墨是可地廣物殷而不
知教學唯淫祠是崇或以人為牲大官死即以人殉
焉先是伊斯把泥亞開亞墨利加邊海置吏治之墨
是可嫉其逼每殺衆逐之因遣使請通好互市墨是
可恃其富強不聽遇使者甚慢伊斯把泥亞大怒每
歲遣軍艦侵擾瀕海焚掠城邑避其有備伐其不意
亟肄以疲之多萬以誤之使其將吏勞於奔命於是

墨是可大窮兵力竭於外叛亂起於內伊斯把泥亞
棄其寡傾國而來艘艦百餘隻精兵五萬餘人轉鬪
長驅連陷諸城勢如風雨國都周迴四十八里城郭
直從大湖中突出構良材為橋宮闕壯麗圍之數月
百道爭攻城遂陷擒王及后妃王子送之加西攔全
國皆降更名曰新伊斯把泥亞天文十二年西洋千
五百三
十二年遣使李露國請互市李露在南亞墨利加疆界
亦大兵力頗強略定近州再來百餘年升平無事流
蕩奢靡民不知兵革然恃其強盛戮殺使者伊斯把
泥亞大怒且偵知其武備廢弛聚師衆於墨是可練

習數月乃伐李露^不三面突擊巨熾連發聲撼山岳露^人喪魂莫肯揮戈拒之大衆長驅遂陷都城其他所侵奪者不可數慶長十五年國人飄風抵我西陸船艦悉壞官命繕治給薪糧使還十七年夏遣使謝恩其饋獻中有自鳴鐘一座我邦自鳴鐘始此是歲我高船隨往踰年而還彼人曰兩地阻隔万里請勿復來寬永中我高船抵呂宋伊斯波泥^西人奪貨物殺戮無遺後一年伊斯把泥^西船抵長崎鎮臺飛報告江府官命有馬侯^殖之侯率兵艦數十隻圍之虜船宏壯衆懼莫敢進侯奮躍而登爲衆從

之虜走入艙外閉窓戶侯覺有異急還本船須臾火自船中起我兵皆燔死侯怒叱衆擊之又如初死者數百人遂投火箭焚之虜皆殲而我兵死傷亦多再後不復來矣

波尔杜瓦^ル尔

波尔杜瓦^ル尔漢名蒲萄牙東南連俺大留西亞北接加利祭^亞古屬伊斯把泥^亞歷世已久爲巴^爾巴^利亞^所佔據寬治七年^西三^洋九^年渠酋汾利孤斯^性雄毅舉兵討巴^爾巴^利亞^大敗之恢復舊都伊斯把泥^亞王嘉其功嫁以女汾利孤斯^卒子亞兒豐肅斯^立

伐巴尔巴利亞逐其五部酋長悉復旧疆遂登王位
國人悅服是為稱王之始有屬國曰匿亞高取諸國
營利甚鉅由是財用豐饒明應五年西洋千四百有
瓦鳩者始經亞太臘海過喜望峰至印度貿易國用
益富西洋通高于亞細亞列蓋以此為權輿云永正
七年西洋千五百抵卧亞建商館與島人相貿易遂據
之此為西洋番居印度之始先是國人有巴斯屈加
麻者乘大船廻旋亞細亞南洋諸島而測量之因得
其虛實作圖說以獻王大喜乃按圖檢境知忽魯謨
斯為諸島襟喉之地故因之遣使厚幣結好求互市

不聽至是命水軍都督亞兒藐的兒屈發大艦十二
隻伐之忽魯謨斯在百兒西亞海濱有港曰溪爾蔓
百貨旁午之區也見寇猝至大駭亟出師禦之波尔
杜瓦兒一戰破之獲巨煩崩城郭使人言於王曰我
求互市耳非有他腸若許之即收兵而還王不許發
兵二萬餘人聯艦為浮橋過絕港口亦以火船火
筏禦之波尔杜瓦兒船大且堅巨礮叢發敵船粉糜
浮橋焚燬無遺王大懼乞降致歲幣為屬國自是交
貿得便國益富又欲取滿刺加致厚貺置權場於都
遣教僧有才辨者說國人以妖教大施恩惠闔國悅

從是歲邊舉兵襲都城王恒駭不知所為率妃嬪太子逃入山中而死竟取其國又通於震旦置高館於廣東香山縣天文十一年西洋千五百十二年將抵震旦飄風抵我豐後神宮浦千三百餘年間勿擲祭亞國人入而還曰東洋有日本國祖從入震旦居十七年西洋知我邦以此為始以珍貨及銃砲遺國王大友宗麟請互市宗麟大喜許之西番通于我以此為始而銃砲之製亦始此後二年駕六大船而來其一隻抵薩摩種島是歲餽遺珍寶尤夥宗麟厚酬之使麾下齋藤原助報禮至其國病卒其墓至今尚在國都云從是每歲互市不絕查珍夷寶流溢九州九列侯

伯皆爭迎之番人又誘以妖教奇幻百出土民益崇敬之遺以厚幣由是妖教盛行天正十五年豐臣秀吉西征見教僧憤其倨傲而驅逐之禁止其法互市如故而異教已蔓延于海內矣蓋自查船入我以來貪者逐其利愚者惑其教波瀾瀾倒悉受籠絡朝廷雖嚴為之禁而流毒已遍遂有天章教匪之亂由是諸謂查互市一切禁絕唯所許者清人和蘭而已然犯禁陷大戮者前後二十八萬人教匪之禍曠古所未有也當時呼波爾杜瓦爾為南查以其取道於呂宋也呼查船為黑船以其塗瀝青也嗣後和蘭

佛蘭西喚咭喇諸國循其針路貿販于亞細亞洲波
尔杜瓦尔捕頭多被掠奪其獲利不如昔

佛郎察

佛蘭西漢名佛郎機歐羅巴洲王國也西接伊斯把
泥亞南臨地中海東接意大利亞入尔馬泥亞北隔
海對諸厄利亞土地廣莫物產富饒分為八十六列
氣候融和始祖佛郎哥斯英武絕倫開拓疆域滅瓦
利亞建國寬永中國王羅德勿乙吉頗賢明享國久
遠境內大治四隣畏服至魯姪勿吉驕奢無度國大
乱為賊臣所弑先是撲那把兒的起自寒微累功陞

大官威名赫奕國人服從至是踐阼稱皇帝兵力尤
強盛略定諸列所向莫不摧陷遂奄有歐羅巴全洲
其不降者惟俄羅斯喚咭喇耳後伐俄羅斯大敗屬
國皆叛為喚咭喇所擒國人逼讓位於魯姪勿吉魯
姪勿吉乃佛郎察國王之裔与前王同名其都曰把
利斯其衣服器用并同和蘭惟言語文字則異性强
悍和蘭每受喚咭喇欺凌則倚以為助喚咭喇亦所
畏故入尔馬泥亞人為之語曰佛郎察可以為朋友
不可以為隣國蓋懼其掠奪也海濱有一鉅城曰加
刺伊斯与喚咭喇相對為險要之地往年為喚咭喇

所奪國人憤恚曰若得取是城雖三月絕糧繫於牢
獄弗辭也後十七歲果復之嘆國女主憤甚臨死語
左右曰若有不諱須解吾体視之吾心頭必有加刺
伊斯之字矣二國自古相抗而不相容如此故各精
武事務遠略不敢解弛並為西洋之強國矣

諸厄利亞

諸厄利亞即嘆咭喇在歐羅巴西北海中與思可齊
亞分占一島地長可百五十里幅可百三十里經度
自五十度至六十度分為三道其都曰籠動俗善操
舟習水戰自古稱悍鷙之國初國王雅谷普斯并思

可齊亞為一國又不和相戰爭因復分立至女主
盜那即位頗聰敏以寶永四年西洋千五百七年攻思可齊
亞併之為政嚴而慈國人悅服凡俗丕變後舉兵取
意而蘭土亦近海大島也長可百五十里幅可六七
十里兵勢愈振先是與佛蘭西戰兵結不解國力寢
衰至此伐拂郎西大敗之寶曆十三年西洋千七百
六十年駕大船過喜望峰經高子印度亞亞刺比亞諸列掠
伊斯把泥亞波爾杜瓦爾諸國又侵亞弗利加諸國
及亞刺比亞百兒齊亞諸島屬地甚多西洋諸番府
城高館在諸列者並被焚掠波爾杜瓦爾和蘭尤苦

之紙厚幣以和國主熱^ヒ阿^カ爾^ル業^テ天姿英武好武技刺
心銃砲蓋銃砲自拂郎西始昔拂郎西王征回々伊
太里亞人始製此器以獻王激賞更多製大礮伐回
々敗之西洋用銃始此所謂佛郎機砲是也後諸番
倣之雪際亞又新意製造甚精第^ラ那^マ瑪^ル加^カ更變其
製作大小砲益精緻及諸厄利亞王尤好此技則徵
名工於諸州究極其妙於是製造又一變而奇功甲
于天下矣由是威愈振吞并南洋比利比印設諸島
驅逐伊斯把泥亞戍兵出師衆築府城侵掠諸列先
是和蘭咬^カ啣^カ吧^カ據之二百餘年以為万国貿易之要

津文政二年諸厄利亞與甲叔舟師數十往攻不克
越年夏秋之際仍備舟師再往以天砲環攻而克和
蘭不敢与敵逃回祖家由是大失通商之便後議和
請復咬啣吧致歲稅許之和蘭再據之諸厄利亞与
清通商已久天保六年清主命林則徐責其犯鴉烟
之禁棄其所贖二萬二百九十一箱於海諸厄利亞
大怒遣數十兵艦取舟山縣為巢窟焚掠廣東清軍
拒戰大敗綿地數千里皆罹禍亂吏民死者不可勝
數諸厄利亞棄勝將入南京清主大懼議和乃償以
銀六百萬兩而歸銀二千五百萬兩期以五年因以

亞之下恐有
脫字

香港為諸厄利亞之先是方學沈慮外夷之變作防
海策二篇有曰天地之道變化無方智者謀人之國
當從已然之跡而轉測其未然不當犯其已然而忘
其所未然如千古已然之事類能言之至於海外投
為思啓動云古來未有大業者論者絕不經意請
開海禁以通東西二洋銅筋制錢足于國用象犀珠
玉珍玩之物由廈門舟山乍浦轉于吳會廟廷閩巷
莫不是賴於是出入無忌一旦猝發何以應之莫若
禁其出入修整邊海添之重兵加以砲位晝夜巡邏
使內外不相通彼不測我之虛實我有以絕彼之往

此間恐有
脫誤

來庶幾乎其可耳不然者竊發于危疑擾攘之間二
三提鎮何能濟事加以蘓松嘉紹南方之弱兵素不
甚練如吹枯扯朽不難長驅直入兼之海寇留心已
久彼有備而我無備以有備襲無備難易相什倍也
江浙財賦重地國家餉道全藉于此一旦割去能獨
安然全盛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彼燕雀處堂之輩
尸位無補不知其災之及身甚速耳其言剴切其慮
深摯若逆料後來倏夷之變而籌策之者而舉朝不
察竟致此禍亂可慨也於是諸厄利亞益熾其兇燄
肆其所欲而咸武為西蠻之軀矣然性殘暴雖能取

諸州之地而民苦其苛虐旋即離叛往年奪北亞墨
利加之地遷民置鎮生齒日繁迄諸厄利亞戰爭數
年人民凋喪乃召兵於亞墨利加民憤其暴酷莫敢
從命并焚印度所輸茶苳三百餘箱諸厄利亞大怒
遣兵船擊之則致死力拒戰銳不可當諸厄利亞敗
走遂為獨立不羈之邦清人講和固出于一時之權
其怨之次骨報復之念未嘗湮更志云其貿易於我
以慶長五年為始是年甲必丹益任偕和蘭人貢于
江府十七年來平戶貿易十八年國王贈書通聘獻
猩々緋弩砲千里鏡元和七年以交易利少辭去不

復至延寶元年抵長崎乞互市 朝廷不許後乞
之亦不聽其所以防微銷萌者至深遠矣

和蘭

和蘭東接入尔馬泥亞南連拂郎察西隔海對啖咭
喇為西洋最小國其人深目高準毛髮皆赤故稱紅
毛番明史海國聞見錄海島逸其俗專以絳高為業
有弗輪斯者雄才過絕人通韜略精航海之術慶長
十七年西洋千六取馬路古諸島築城是商販四方
入明抵彭湖是時汛兵俱撤如登無人之墟遂伐木
架廠海濱人有潛往來者都御史上疏請剽乃掛帆

各恐名誤

去在呂宋港口迎擊明人商船大肆焚掠船主苦之
元和二年西洋千六百有耶亞約布連者至南亞墨利
加洲經極南海峽得一大島知其與亞墨利加不相
屬乃各曰墨利臘泥野因加之四大洲而為五大洲
矣五年西洋千六百知咬啣吧之可取乃以厚幣誑言
与瓜哇シヤカワ土番暫稅其牛皮之曠地以為貿易詭計瓜
哇愚蠢既貪其利漸受籠絡因又設阿片烟以誑誘
之使其衆必服食此物為快暗令自致疲弱於是
一舉而滅之如拾地芥術亦狡矣後又取臺灣極之者
數年鄭芝龍起兵逐之九年西洋千六百攻波爾杜

端刺加在亞細亞
極南永正七年波
爾杜瓦爾龍表而
極之閱一百三十
年和蘭又攻而
奪之遂為其屬
地寬永十年

瓦爾屬地在亞墨利加者得數洲之地寬永十七年
西洋千六百襲端刺加奪之逐波爾杜瓦爾兵先是
波爾杜瓦爾據瓜哇和蘭奪之今又奪端刺加由是
有隙波爾杜瓦爾通商于我邦已久其獲利甚鉅和
蘭忌之陰窺其所為嘗於其船得書一封乃其甲必
丹留於我者告祖家大舉襲我也乃亟告平戶侯俟
上聞逆後伏誅 朝廷以為忠至今許互市者以此
也寬文五年西洋千六百通于則意蘭諸國逐伊斯把
泥亞波爾杜瓦爾築墨置商館八年西洋千六百開
南亞墨利加北境築城郭是為西南官府瓜哇為東

方官府以便宜貿易又掠蘇門答刺之地諸厄利亞亦未敗蘇門答刺西北隅在赤道北五度東南隅在赤道南五度其國中當赤道直下春秋二分大陽過其上日光如火極熱和蘭又略南亞墨利加諸島統名曰新和蘭文化五年西曆一千八百拂郎西帝樓那把尔的吞并諸州廢郡縣十二年西曆一千八百拂郎西帝自謫處奉兵直襲把理斯把理斯拂郎西國都也諸國主大驚分兵來討大戰于涉爾河勝敗未決和蘭世子命兵沿林而陣帝突戰良久世子佯走帝逐之數里伏兵競起夾擊帝世子迴戰奮擊大敗之帝僅

以身逃遂見會世子功第一世子名微尔欽先是與父避亂在暎國此役力戰破敵併東十州恢復旧封後歐羅巴諸國主會盟論其功父始列王位世子尋立和蘭不過彈丸黑誌之地而其主英偉顧能取諸島屬地參錯于四大洲之間殆與暎咭喇佛蘭西相匹蓋國小民寡四隣皆大邦雖欲取之不可得因勤遠略經畫于海外寸攘尺奪至于如此而吞噬之意未已也

暹羅

暹羅東印度一大國也西抵榜葛刺北抵琵琶牛東南

枕海府十四縣七十二幅員九百餘里其王自古相
絕屹然獨立不奉他邦正朔都城華麗人烟四十餘
萬戶地極熱四季如盛夏貨物繁富兵力強盛與亞
刺^ハ敢^カ西^シ華^カ揚^カ卧^カ東^カ蒲^カ塞^カ諸國戰屢大捷四隣畏服莫
敢抗西洋諸番皆互市捕頭填噎百貨輻漆元祿中
豐臣秀吉伐朝鮮明人大駭遣師援之連年兵結不
解暹羅請遣精兵二十萬擣虛援朝鮮明人不聽慶
長間有山田長正者稱仁左衛門駿河人也^{采覽異}
列山田人^{設矣}個儻有大志見邦以無事無緣展材力將立
功於海外乃乘商船入暹羅適會其國有外寇上書

獻奇策王大喜將兵禦之大戰于洋中敗之王嘉獎
與議國事遂至執政後數年我高賈入暹羅山田延
見侍衛兵仗甚嚴高賈震懼不能仰視山田抗声曰
予本汝邦人也往年至此立功謬受拔擢為大官予
少時禱于駿而富士仙現祠汝其為予獻之乃出巨
匾付之山田及士卒作吾邦戎裝駕大船破外寇因
也因獻土物於幕府作書上閣老商人從命如其言
自是國王遣使齎金葉書來獻方物聊問無絕由山
田請也王死嗣王亦奉金葉書修旧好數年遂不復
來云後有木谷久左衛門者和泉人性卓犖好說兵

原本云未次
長崎代官也

書寬永始流寓長崎後取船抵暹羅居數年會國王
逐我高客高客皆散去亞華聞之率兵六万來寇國
王大懼亟募高客拒之木谷應募將八千人架巨砲
於象車邀擊連發大敗之王大喜封以附庸小國以
壽終子久右衛門襲封又有天竺德兵衛者播而高
砂人乘角倉高船取于天竺晚年祝髮号宗心年八
十九猶健好事者錄其話言曰渡天物語宗心所携
還有刻文字於樹葉者所謂金葉書是也當是時吾
邦通商于海外京師大賈角倉与市監司共事其高
船著于世者長崎末次郎二隻舟本源平一隻荒木

宗吉一隻絲屋隨右衛門一隻泉而界伊豫屋某一
隻角倉典市茶屋四郎立郎伏見屋某各三隻又有
官船九隻稱朱墨船廿製皆宏壯可以駕長風破万
里浪矣其所往高者支那交趾安南東埔寨暹羅臺
濟亞媽漆印度諸國往必閱歲而還其得利亦鉅萬
寬永十一年和蘭甲必丹上变告那蘓教之事
縣官下令禁海外通商於是吾國巨船皆廢而為
方今舟楫之制矣方今所駕者謂之地兼船其製狹
小不可以涉萬里僅認內地山岳而往來于近洋故
名焉尔後吾國人無復往于暹羅印度諸國者彼亦

不來雲海苑之僅視之坤輿圖中耳

紐由爾堡

紐由爾堡北米利幹一都會也北米利幹疆域遼廓
少人民多曠土万治六年英國始開南疆徙民於加
路利那享保十九年又徙民於紐由爾堡及坤撻矩
知然一陋夷耳後數年英國多梗化者因捕鞠之誦
數万口於此謫者雖乏衣食亦樂無君長相共墾田
闢山務稼穡又事澳獵歲月寢久生齒寢繁至三十
餘萬口寶曆中喚國戰爭數年人民凋喪乃徵兵於
米利幹号令峻酷俸錢微薄民憤恚不從命投印度

萬治四改元
寬文

所解送茶萍三百四十三箱於海喚國大怒遣兵艦
數隻圍捕頭絕糧道土番大窘會共和十三州政官
議之有和斯彬叻東及弗蘭叻輪者賜言曰機會不
可失也宜與喚國絕衆然之乃將大舉而戰喚人自
悟其非又知不可克解圍去安永九年政官與喚人
會議永為獨立不羈之邦由是國勢益盛四隣酋長
來結盟約者不可勝數近世各州建學校講習道藝
至紐由爾堡及麻斯佐久則設觀象臺羅甸學教習
生徒彬彬如也弘化元年阿波船主德之丞偕十一
人飄汎至南洋數千里得一島無居人氣候甚暖衆

皆捕魚鳥為食居教旬見蠻船過乞救蠻人許諾護
送至浦賀乃紐由尔倭人也嘉永元年北米利幹能
与和加人十五名來松前松前侯捕訊之曰吾儕三
十五人捕鯨東洋遇颶風壞舩吾儕僅得乘哨船以
逃餘皆溺死夷人軀幹長大衣帽類和蘭其文字亦
与和蘭同但音韻異耳夷人每自喧嘩咭喇強而暴
吾邦見其船必發砲碎之貴邦亦當如是想夷人嘗
被暎國殘虐怨入骨髓其亦紐由尔倭之類歟吾聞
近年墨是可与北米利幹共和國交兵數年弘化二年
八月米利幹將恩格都率兵偪其城下大戰街上墨

是_レ可割地講和於是北米利幹拓疆土至阿列孔_レ北_河
緯三十二度先是庚子歲共和國口人猶二百萬近
年審閱得二千八百七十萬口云是以其民生意益
進凡通貨闢荒之利隨其用力年盛其境自西洋視
之為極西自吾邦視之為極東西洋抵吾邦針路万
餘里極為迂迴米利幹至我邦較西洋不甚遠且中
間惟海水無有國土帆帆直指而來極便捷故近年
屢侵我洋中抵我邊疆彼本係暎國所徙倘其強暴
欲以拓疆界予不能無杞憂也

閣龍比亞

閣龍比亞南亞墨利加大洲也其疆界跨赤道南
北舊隸伊斯把泥亞距今二十年國人會議曰吾邦
比伊斯把泥亞凡土壤之大物產之輸不啻過之而
俛首帖尾受其穿鼻罹其殘虐者特以兵力不足耳
自今以後宜精練武事岷然自立不敢奉命令彼怒
攻我則我別人竭力拒之寧死不枕愈於為西蠻與
僮子衆從其議乃更名其國曰閣龍比亞西洋人閣
龍始至此
故名於是舉兵捕守令殺之伊斯把泥亞大恚遣軍
艦數十号兵七万討之連年戰鬪閣龍比亞大敗死
者無算將逃山谷部內靴捻朱羅總督撲利把兒慷

慨有膽智聞之率兵数万將踰大山出其不意登數
里巖嶂危峻乏水草餓死者相枕藉衆欲還撲利把
兒奮曰今去山巔不遠踰之則路坦多水草矣與其
束手餓死孰若踰山赴敵為邦家立偉勳耶衆然之
乃殺馬与衆食之鼓勇而進遂踰嶺果得水草勇氣
百倍直襲敵軍閣龍比亞兵亦來外合擊大敗之
僵尸蔽野伊斯把泥亞收殘卒而去土番歡呼敬撲
利把兒如神推為大總官移檄告諸州受其号令於
是撲利把兒舉賢才正法令興學校育生徒講習武
技一州寧謐因又出師侵略四方伊斯把泥亞所藉

以為天府者皆取之除其苛政施以慈惠土者翕然
景從竟為一大強國殆過北亞墨利加共和諸州蓋
西夷雖以詭術奪人國而政令煩苛土番不能堪卒
至背叛豪傑之士應機而興以成功名詭術之不足
恃亦可見矣後數年撲利把兒卒國人痛惜如喪父
母建碑紀勲業歲時奉祀惟虔

閣龍傳

閣龍意太里亞部中藝努亞之人也性慧敏有大志
嗜航海之術歷遊諸州凡瀛海港汊嶋嶼暗礁淺沙
奧龍所宅鯨鯨所窟莫不諳悉為時人為之語曰閣
龍海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閣龍不以此自多益精
究其術廢寢與食每自言茫茫坤輿其際不可測然
極東諸州今已開創殆盡但未聞極西有國土耳其
將泛一葦於西瀕尋索千古未闢之邦其志氣豪壯
如此然家無四壁不能裝大船嘗詣本州官廳說之
是時西洋諸國主以拓疆得地為要故姦狡邀奇貨

者動輒獻航海之策國主深懲其荒唐弗聽閼龍乃
至英吉利諸之亦不允轉而入伊斯把泥丑說之王
妃智而慈憫其篤志賜一萬六千金俟助之乃以明
應二年開帆針路西指已行三十四日四顧茫茫惟
天与水不見一點里德舟人意大沮皆罵閼龍曰自
今三日不得一邦土當沈汝於海委鮫鯢以漏憤耳
閼龍神色怡然令屬吏擊檣竿且戒之曰汝見有邦
土須發大声矣既而檣上絕叫衆抃舞歡聲如雷環
閼龍而拜亟造其地果得一大國乃北亞墨利加洲
也嗣後西洋人豔其奇功爭抵是邦者歲益多於是

北亞墨利加大抵為西番所估據而幾乎七竅皆鑿
矣閼龍既復命王妃喜甚擢為亞墨利加總管閼龍
雖能闢其域而未通物情叛亂尋起國王遣別將治
之還閼龍於本列罷遇如故後又抵北亞墨利加開
墾曠土遷民成聚落審其物產而還時王妃卒閼龍
感知已之是悲不自勝未幾發病而死年六十一實
永正十六年也西洋千五閼龍既建蓋世之勳國人
多媚之有一客謂閼龍曰子檢出新邦亦僥倖耳何
足道乎閼龍曰然子請試卓雞卵於机客曰不能也
閼龍乃取卵挫其尖卓之客曰如此則我亦能之閼

龍笑曰然但世人不注意於此故不能尔僅能注意何難之有若吾檢出亞墨利加何以異於此

詔聖東傳

北亞墨利加洲地僻民羸爪氣未開無城郭之固無戰鬪兵甲之用侏離頑蠢若鹿豕然是以數百年來西洋諸番分估其境徙既闢荒微租稅斂土物歲月既久生齒蕃育近世强悍雄鷲之士寢興而西番政令益苛民不勝命乃舉兵驅逐官吏遂為共和政治國者三十一國而詔聖東乃其嚆矢也詔聖東北亞墨利加比厄泥亞之人祖父本貫啖咭喇避亂徙

壬子合衆國書翰
云都于華盛頓即
詔聖東也豈以有
建政之大勳遂以
名之歟

為父力耕致富殖詔聖東性聰敏入學舍精究度學居數年歸閩里勤稼穡有暇輒講習鈐翰寶曆三年西洋千七百五十年佛蘭西築寨於帷幄帷幄係啖咭喇屬地啖咭喇怒攻之連年不能拔命詔聖東詣寨議和事雖不諧頗得其實而還擢為巡哨長官善以寡擊衆屢有功陞部將又力戰破敵而志不欲事啖虜娶婦返里田益燁掌誦兵書安永五年西洋千七百七十六年列民苦啖國苛虐將舉兵詔聖東傾財繕兵甲躬親訓練越二年聚衆會議結義團衆推為都統然烏合之後不肯從約束詔聖東顧能盡心於危疑劬勸之

間撫之以息馭之以威皆出於至誠衆莫不敬愛乃
率兵逐官吏嘆國鎮將大怒進勦詔聖東一戰破之
又率大兵來討諸隊皆敗檇詔聖東全軍而退敵莫
敢逼後擊鎮將破之又擒殺戍兵拂蘭西素與嘆國
不協因為之聲援勢益振天明四年西洋千七百伐
嘆兵於余爾僂東之地擒七千人嘆國交兵殆十年
每戰輒敗乃知不可制議和盟于巴里斯拂蘭西國
都也由是北亞墨利加為獨立不羈之邦實詔聖東
之功而不敢自矜伐將解職衆苦留不聽歸田里惟
文史自娛澹如也是時禍亂始定而制度未立人心

未輯吏民憂之乃聚衆胥議推詔聖東為上官詔聖
東不得已起視事盡定法令咸合時宜州人悅服因
又推為最上官期以四年及任滿又留之四年詔聖
東為政廢而公推誠待物有巴爾東者明敏有畧識
嫻辭令通大体詔聖東舉之參決政事在任八年法
令整肅武備森嚴閩州大治然人或有議其所為者
詔聖東感憤及任滿乃還舊閩深自韜晦無復功名
意以壽終于家遺命獻金數萬於官建學校育人材
民懷其德莫不痛惜以其能蠲嘆咭喇之暴也嘆咭
喇兵力精強衡行四大洲之間奪地拓疆狼噬虎踞

字以鮮能摧其鋒而詔聖東以區々烏合之衆廓清
况逆拔列民於焚溺而措諸衽席之上由是連列響
應攘臂而起相與定從約議政事以修耕戰外禦寇
讐而為唇齒犄角之固者三十一國嗚呼詔聖東雖
生於戎羯其為人不足多者昔章宗稱禿髮僭檀曰
奇才英略不必萃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
九列之外五經之外復自有人也詔聖東廢幾近之
及金教別兒儉和蘭人也齒髮甫燥即嗜學博涉群
籍古今治亂之迹天文地理曆數之法莫不曉精國

及金教別兒儉傳

王奇之擢為侍郎尋為軍將明和四年

西洋千七百六十七年

奉使命至俄羅斯見大將軍陸滿束于歧語大加激
賞薦諸帝授海軍都督是時都尔格入寇艘艘三十
隻兵皆強悍俄羅斯軍望之奪氣及金教別兒儉急
麾部卒鼓譟而進敵遂巡不敢逼會颶風驟起敵船
帆檣皆壞掀舞欲覆即乘機突擊礮声如万萬大敗
之浮屍蔽海帝大賞之既語人曰大丈夫當竭力父
母之邦遠在他鄉豢養富貴非吾志也辭職帝遣兵
護送父老聚觀莫不嗟賞天明元年西洋千七百一十八年 唵
咭喇入寇及金教別兒儉率水軍擊退之陞海軍都

督築城於那廬港守備益嚴俄羅斯招之欲委以兵
權第那瑪爾加王亦厚聘皆辭不就寬政五年西洋
百九十和蘭與拂蘭西戰大敗之及金數別兒侯功
第一獻策三條一曰卹貧乏二曰正班位三曰建學
校皆切中時務未幾為護者所陷禁錮踰年得免第
那瑪爾加王厚幣聘之乃往任然惟以讀書自樂不
肯參軍事盖不欲與梓鄉戰也王禮遇益厚群臣多
忌之乃懼禍辭去入拂蘭西拜大將軍及國王見廢
仕撲那把兒的至大官文化五年西洋千八百九年千病卒年
八十四及金數別兒侯善用兵策無遺算法令甚嚴
犯者莫敢赦而愛士卒與同苦樂所獲珍寶貨財皆
頒與毫無靳色由是士卒致死力所向莫不摧陷著
兵書數十卷講韜略者舉以為圭臬闡人歆慕彫像
奉祀至今不絕

洋外紀略下

東與安積信著

互市

海外諸番以互市為業以舟楫為宅涉万里之鯨波
 迴旋四大洲之間其言以為損有餘補不足合于天
 道而其實惟利之圖又窺他邦之虛實苟有釁則乘
 而取以拓疆界固非聖人懋遷之意又非誅暴吊民
 之義也夫利於己者必害於人是以互市易開爭端
 若我邊民之於明遂生禍亂閩浙沿海數千里悉被
 殘破明室為之衰燹至有南夷北虜之稱其禍由互



市始也唐荆川上書曰國初浙福廣三省船司在浙江者專為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轉許其交易之抽分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船而國初設立市船之意漫不可考矣船之為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斤礦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其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荆川此言洵為千古確論近年暎夷之擾清亦自互市起然則鎖國而不敢通互市是策之上者矣我邦天文以來與諸番交易我高船亦往來于諸番雖至

阿瑪港即香山港也

慶長元和之間沿習成風角倉與市監司其事我高船所至支那臺灣阿瑪港呂宋爪哇榜葛刺東蒲寨暹羅印度諸國往來無虛歲而諸番通商于我邦則支那呂宋阿瑪港及西洋伊斯把泥亞波爾杜瓦爾暎咭喇和蘭諸番其輻湊之盛至八十餘艘象犀珠玉錦罽珍玩之物流溢于海內而我邦金銀銅鐵百貨之輸送于海外者不知幾億萬其害不可勝言朝廷有見于斯寬永中下令除滿清和蘭之外一切禁絕著為甲令可謂識卓而慮遠矣近世諸番未乞互市朝廷守祖宗法度毅然不許實社稷生民

之福百世所宜遵奉而不易也

西洋諸番欲取人之國必先取其心取其心有術厚利以啗之妖教以蠱之而又以阿片烟毒之使其精竭髓枯信無報復之念其術極機以故異邦人為所誑誘遂為屬國者不可勝數一友人嘗為予語曰昔波爾杜瓦爾之取瓜哇也商船一隻至海灣見土人泣且請曰吾甲比丹病沒時方酷暑不可歸葬又不可沈諸海若得瘞貴邦則幸甚土人惻然以白於有司得允已定謝以珍貨土人大喜越明年復至展墓厚賂之土人滋喜惟恐其不來也踰數年挾一老僧

而至曰是死者弟也僮許廬于墓側而薦香火華莫大焉土人又請于有司營團蕉置之因謝以千金之貨土人歡甚僧朝夕梵誦操行清嚴土人崇敬之齋土宜餽之輒以厚幣報之土人請聽其教乃會吏民說之音吐朗暢合座為之竦動遠近靡然信從既而率兵艦數十艘使僧煽動土人相與焚掠城邑嶋主不能禦遂為所并其架點如此伊斯把泥亞之取呂宋也說計得牛皮丈之地營築城郭一舉奪之其他西番之取地拓疆率類是昔耶蘆教之入我邦建一寺云南蛮寺進香者螻集織田信長謂人曰吾觀蛮

僧所為有可畏者凡浮屠受人之財貨而自養者也
彼則不然進香者有餽遺必酬以重貨其包藏禍心
未可量也乃壞其寺逐之豐臣秀吉征九列見蛮僧
倨傲逐之禁止其法二公炯眼如炬洞燭姦慝可謂
英主矣然其教已瀰漫于諸列若高山右近小西撰
津守明石掃部之後皆崇奉焉而士民波頹雲赴卒
致天草之亂於是流放竄逐至二十八萬人然後邪
種悉絕在燄始燔至今為天下大禁此亦萬世生靈
之幸也嚮微二公之驅與天草之誅戮則吾邦不為
紅鬚綠眼之虜者幾希矣

西番以通商為要務其意蓋謂我儕蠢々在一地毳
毼而分區閉境緩急不相救有無不相通豈大公至
正之道也哉天之生人孰非同類同類相親以女有
餘補女不足乃人之情抑天之道也國雖有万殊而
女所戴者均是天也俗雖有不同而女所履者均是
地也言語雖不相通而所瞻仰者均是日月也然則
人之生於兩間雖國殊俗不同兄弟親戚之不可
相離也今乃恃己之有餘而不恤人之不足安己之
所樂而不顧人之所苦是拔彼此物我之私而不通
于天地大公至仁之道者也夫挾一己之私而不通

于天地之公道天地其謂之何此西洋互市之意也
邊聞之似亦有理然以予觀之所謂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者也啜艾羹而不食艾藪者也聖人之治天下
孰不以天地萬物為一体然而勢有所不能思有所
不及於是遠近親疎自有差等而不可紊苟不辨其
差等而兼愛之是墨子之無父也故聖人治天下雖
在一區域之內亦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親疎
遠近厚薄之間乃天理之自然非以人之智力而為
之差等也故九疇之外雖堯舜文武之聖犹有所不
能及矧於西番以互市為名而其實包藏禍心窺他

夏思夷

邦之虛實者乎且五方殊性好惡不同言語不通非
我族類必有異志故聖人嚴華夏之辨不敢以中國
之道治之也今乃開邊徼通互市必至開爭端尋干
戈兩國士民肝腦塗地其所以通互市遷有無愛民
利物者適所以為殺戮不仁之資也天開地闢人物
化生雖絕域窮嶋之中必有相生相養之道焉有布
帛菽粟魚肉之用焉但有豐悴肥瘠饒乏之異耳今
乃不安其分不樂其地之所生而無澌於殊邦之豐
厚此豈天地生人之意也哉若吾大日本摺立東海
不與外邦接壤別作一乾坤其體勢與西番相懸絕

故安於吾之所有而不羨殊邦之珍異鎖國閉關除
滿清和蘭之外不敢通貿易者二百餘年矣若廢
祖宗之法開關延客與外邦相交易彼此之情必相
牴牾而爭鬪之端必開若吾商舶之於前明未可知
也互市既通彼必復倡妖教以煽亂海內之民生不
測之患若天草教匪之事亦未可知也其他病痛百
出不可枚舉適足以壞國家而生禍亂矣夫欲行萬
物一體之仁而不顧彼此人情事勢之殊膠柱鼓瑟
權衡失宜竟致天下之騷擾孰若鎖國閉關與海外
絕國不相通彼此俱得安之為愈乎故予故曰西

番互市之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啜艾羹而不
食其穢者也

天地之於人其愛之也至其憂之也深故天開地闢
草木百穀生焉禽獸魚鼈殖焉凡養生送死之具悉
備而後人始生焉邵子所謂天闢於子地闢於丑人
生於寅即此理也故正帶膏腴豐饒之地其生人最
先最稠其餘則次之及艾久也絕國窮島炎熱溼寒
之地亦寢生焉生則日用百需之物必備焉其物產
有饒乏美惡之殊而未始無養生送死之具也若夫
極寒極熱五穀百貨所不生之地則人亦不生焉天

地之情亦可見矣然則人產于各國皆能安其生守
其分不以遠物為宝則雖絕域窮嶋亦有以養而生
送死何必以通有無於万里之外為乎哉凡通有無
一區域之中固不可無也至于隔万里之雲濤分參
高於天末則國殊俗異言語不通人情風俗不同雖
有貿易之利亦易致騷亂不如各安其土之所生也
由是觀之世之互市於海外者不安已之分也求利
焉再矣不樂天之所賦也貪美焉再矣是故聖人之
制禮也居山者不以臭鬻為禮居川澤者不以麋鹿
為禮各安其土樂其業不貴難得之貨不以無用害

有用故凡倍醇而政教治矣今西番以奇貨珍玩無
用之資易銅鐵百貨有用之財是披已之毛髮而指
人之骨髓其所以自為則善矣其所以為人則吾不
知也然絕而不市彼將曰有無不相通與天道悖戾
嗚呼天道果如是乎哉

交易之利蓋亦鉅矣故歐羅巴人以此為要務而萬
國不能免其籠絡也東西洋考云穆宗時除販夷之
律于是五方之賈熙々水國剝鯨脰分市東西路其
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無慮數十萬
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萬曆三年東西洋船

水餉等規則船深一丈六尺以上每尺抽稅銀三兩
一船該八十五兩陸餉貨物抽稅則胡椒每百斤抽稅
銀二錢五分明史云佛郎機擾亂內地因絕交易貨
至者寡有議佛郎機通市者給事中王希文力爭乃
定諸番貢不以時及甚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
船幾絕巡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
船不至則公私皆窘今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為祖
宗時諸番常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御
用利一兩粵比歲用兵庫藏耗竭藉以充軍餉備不
虞利二粵西素仰給粵東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若

番船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即以懋遷為生持一
錢之資即得展轉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國裕民兩
有所賴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開利孔為民撻禍也
部議又從之自是佛郎機得入香山澳為市而其後
又越境高於福建往來不絕其市香山澳者遂至築
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又云自有倭寇之變海
禁甚嚴公私失利財用困竭於是諸臣乞復弛海禁
通市易據此則明人藉交易之利以給國用公私俱
有濟其利豈不鉅乎然東則閩浙數千里為我邊民
所躡藉悉為墟莽南則香山為西番所估據季瑪竇

麗迪我艾孺略之後闌入內地倡妖教惑士民所
獲不償所喪害亦鉅矣清人沿前明之陋習通東西
二洋銅勛制錢足于國用象犀珠玉翡翠琳瑯珍玩
之物上下是賴其得交易之利弗淺也乍浦舊為海
濱小聚落自弛海禁通貿易以來置馬頭列商館洋
船輻湊頓成繁麗之區朱彝尊有詩云乍浦區瀛壖
孤城小於甕居民八九家僅足追飢凍邇來弛海禁
僻地乃喧闐亦可見其一班矣然終致喚夷之變廣
東浙江悉罹荼毒交易之利雖鉅而其害之深且大
如此前轍未遠可不懼邪

唐舶之通高于我舊矣周防大內氏奕世藉其利以
致富強此其尤彰著者迄前明之季避亂歸化者寔
繁九列港壘大抵互市場元和二事定以長崎為權
場其他港禁互市寬永十二年互市一切禁止所許
者惟清与和蘭耳長崎本為大村氏封疆元龜二年
民部少輔經忠於長崎設六街為番船貿易之所天
正十五年豐臣秀吉西征檢查長崎憤蛮人行妖教
逐教僧伴天連等許互市令藤堂高虎定法制由
是長崎為豐臣氏下邑文祿元年始置鎮臺以寺澤
志摩守廣教任之其後復為大村氏封內慶長十五

年 幕廷收之別賜地於海濱 列祖嘗命本多正
純長谷川藤廣遺書福建總督陳子貞使高船齎勘
合符修好其書乃林羅山先生所作子貞不報蓋畏
我也清藍鼎元論南洋事宜書曰統計天下海島諸
番惟紅毛西洋日本三者可慮耳姜宸英日本貢使
入寇始末曰貢端絕則日本之敗船不至日本之敗
船不至則我內地勾引接濟之盜不能挾倭以為重
如此雖有高檣大桅群聚而輩往者不過將其糸素
書畫什物之類以往返獲利而已於我國固無損也
况設之市評以收取其稅其有裨於國用又有甚利

者哉據此則清懲前明之禍而不欲與我邦相親惟
使高船往返互市以裨國用耳
和蘭之通于我蓋始于元龜元年其朝于 江府別
始于慶長五年今已二百數十年矣其互市以銅為
主而銅之用尤在裝船世皆知之其用諸大砲人或
不察也偶讀一書云阿馬港與日本支那交易所得
銅可造大砲千門而彼皆鑄錢與印度諸國貿易得
利無算又云銃以銅鑄為佳則西番以我銅為銃砲
可知也夫五金皆地之骨髓而其用之廣莫如銅銅
之用尤宜裝船鑄銃砲西番互市於万国以舟楫為

宅故其所重莫過于船外以守國外以拓疆戰鬪之
器莫神於砲故以不急之珠玉珍玩易我有用之銅
彼誠為長策而我則失計矣此先哲之所論而弊不
能禁者何海外之動靜不可知而邊警亦不可測也
夫和蘭之為國雖小矣兵力頗強既取滿刺加咬啣
吧番達各正諸島又開新境於南亞墨利加殆不讓
暎國而屢朝於江府識國我情今邊絕之非直不
能知海外之形勢抑啓侵犯之害矣且和蘭与我久
相親睦設有外夷相我者必報其情實不坐視我受
不測之害也彼嘗告波爾杜瓦爾之變其有功於我

不小而外夷之形勢亦得因以通知焉故雖知互市
之非全策而不禁止者蓋以此也然則我之於和蘭
深信之不可深疑之亦不可要在守信義使彼致忠
悃於我耳

妖教

治天下之要有二焉曰教曰養教者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所以殖民產也是故教不明則民不知禮義矣
養不至則民困窮矣養之不可闕世皆知之而至於
教則或不以為至急之務蓋養教雖二途而其實相
濟惟教之明故忠信自持愛敬父兄不敢流于怠肆

西洋各國以此
年為紀元

而得以竭力於稼穡惟養之至故力耕收穀資用不
乏而得以盡孝弟禮義之道二者可岐而視之乎政
刑之正所以禁民之為非而不可以格民心淑凡倍
苟欲格民心淑凡倍非教之由而將何所由哉雖然
教之道有邪有正尤不可不慎重而明辨之也天下
有四大教焉一曰儒二曰佛三曰天主四曰回々儒
則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是也佛則瞿曇氏所傳之道
是已所謂天主者其教以耶穌為鼻祖耶穌以漢哀
帝元壽二年生於如德亞國國在亞細亞洲中既長
行教法於歐羅巴洲中而今則蔓延于諸番矣所謂

印度諸國大抵并
佛教奉回々教而
奉佛教者即三藏
并蒙古各國也三
藏者古之吐番而
喇嘛班禪二法王
即佛徒也

回々者以馬哈默為鼻祖以陳宣帝大建二年生于
亞刺比亞國默加馬哈默家世以貿易為業頗富厚
十部名曰馬哈默從者碩學道加以奇異事者書三
之地默德那即回回國故又謂之回々教其教行於亞
細亞印度之間此二教蓋說鬼神說輪迴說因果皆
浮圖氏之鼻下者而雜以吊詭妖濫奇異之事其不
足信也昭々矣西番人乃誇張之以為至理妙道其
拘泥之見不足與較也第所可懼者其說怪誕不經
愚夫愚婦之所沉迷士大夫好奇嗜新者之所崇尚一
深指即墮五里霧中其毒淪浹于骨髓不可洗復刷
甚矣邪說之害人也昔天文十八年大和人了西七

命入卧^カ受天主教時波爾杜瓦爾已據之因告教
僧伴天連行艾法於日本伴天連大喜挾其弟子若
千人以了西為導入我九列豐後大友氏尤崇敬之
其他侯伯士庶皆信從而彼又盡之以貿易之利珍
室奇貨珠翠玳瑁光彩陸離悉自阿瑪港^カ輸送觀者
心醉目眩莫不歸艾法居數年言語漸通情好益厚
信從者不可枚數於是生吞噬之心勸士民壞佛寺
其意欲使全國之人悉歸其教然後逞凶逆也豐臣
秀吉下令禁絕其教驅斥教僧於海外然信從者已
多遂致天草之變死者三萬餘人其餘犯禁羅磔刑

者凡二十五萬餘人邪說之害人至此可不懼哉然
而彼聞我禁其法更欲騰狂跋扈於既滅西^カ齊里亞國
人以寬永十七年抵吾邦乞行天主教著書三卷
官^カ作^カ不聽僅給衣食耳官改命其名氏曰岡本三右
衛門年七十餘延寶年間病
卒葬小石川無量院題其
碑曰唐人之墓至今猶存元祿中伊太里亞國都羅
馬人抵薩摩新井白石於官召之江戸鞠問曰願
行天主教也官不許乃憤恚而死是時白石接羅
馬人示西洋記全
國叩之應蔚如流乃錄其言著朱覽異言西洋記開
二書於吾國始知萬國風土之繁者白石力也白
石曰彼人明敏有膽畧學極博凡天文地理度數之
學精諸^カ絕非吾曹所企及也^カ獨至于談所^カ謂天主
教則淺薄^カ判然如出于二人可笑亦可憫也蓋

西番人欲行其教於海外奮不顧死單身羈孤投万里不測之域而不辭其志氣堅確有過絕人者近世諸番求互市其意在於此治國家者宜明周公孔子之道防禍於將萌而守吾道者尤當揭聖蹟之大經以排斥之矣

西洋人撿夫尔及白石所接者並云清朝行天主教是黎丘之鬼盡見者也明史云天主教自万曆間入其後有王豐肅龐迪我一時多信從者州郡建堂奉之禮部郎中徐如珂侍郎沈璫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帝納其言令豐肅及迪我等俱遣

萃思萃

廣東還本固命下快々而去豐肅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則明朝已禁之而民間猶行之耳東萃錄云康熙五十六年陳昂上疏禁天主教從之則清朝亦禁之矣沈大成學福齋雜著云予讀杜氏通典而曉然於西學之誕妄矣入其中國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末造也徐光啓之後未嘗讀書以為創見寡聞從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今改職官之視流外視正五品薩宝視第七品薩宝府祔杜氏之註曰祔呼延及祔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署祔祠及官常有番人奉

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
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
寺因以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西京波斯寺宜
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列郡有者亦宜準此開元二十
年七月敕未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
宜嚴加禁斷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
罪者佛經摩醯首羅即彼教所謂天主也祆祠者說
文闡中呼天祆今之天主堂也未摩尼法者天主教
也西胡者西洋人也其在唐時已有誘人入教之事
故嚴加禁斷也今其說曰耶蕓刑死而為天之主則

又李瑪竇私立名字以為神奇不知適誣其先耳而
徐光啓從而奉之其惑甚矣紀曉嵐槐西雜志云明
天啓中西洋人艾孺略作西學凡一卷言其國建學
育才之法其法凡分六科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為
要以明體適用為功與儒學次第略似特所格之物
皆器數之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誥是可
以為異學耳張甄陶論澳門形勢狀云天主教其說
下俚不足比於二氏之皮毛惟以利啗人從之日衆
凡一貧民入教每歲予以十餘金又誦書識字之人
入教每歲輒數十金又別擇頭人暗相邀結牢絡分

肥為利尤厚近年奉旨嚴禁而貪昧者仍首鼠兩端
非為服教歸依只以利心難割據此則天主教不惟
明清禁之而唐時已禁斷矣檢夫爾輩私其所崇信
謂清朝行之是誣妄也大抵西學於天象地理器物
之制極為精密至若性命之理則迂誕而不達於大
道誠如紀曉嵐所駁蓋明於小者昧於大道之至者
不兩能其弊然也西學者乃主張其說欲以駕周公
孔子而軼其上祇見其怪妄不自量耳而儒者或
崇信之以為千古聖賢所未發可勝嘆哉

防海

西番之性桀黠多智能忍耐一人國之不成則藉力
於衆人一生為之不遂則貽之子孫至功全志達而
後止故自天文地理以至舟楫器械布帛之屬極盡
精巧非他邦所能及也其伯奪人國亦然啗之以厚
利誑之以妖教稍與國人相親昵而察其地之險易
審其風俗之強弱戢翼縮爪以伺釁隙然後一舉而
取之術亦巧矣支那人動以中華自高矜誇太過視
諸番如禽獸殊不知天地之氣運愈久而愈開嚮之
以為穹廬擅帳逐水草而遷徙者今則儼然有城郭
都邑矣嚮之以為窮海絕島不毛之地者今則有五

穀人民矣嚮之以為額蒙推魯無文學無教學技藝者今則機智深遠技藝精詣有筆札典籍之用矣嚮之以為波濤萬里梯山航海非數年不能至者今則勁帆疾艦迅如飛鳥未旬月而盤旋于藩籬之外矣天地之氣運益開而萬國局面又益變宇內形勢業已割一大鴻溝殆有出于千古聖人意料之外者今之蠻夷非古之蠻夸也支那人眼孔如豆自謂天地莫過我中國者乃以四夸朝貢為邦光以邦冊聘琛便為美德以航理輦書為盛事徒喜虛文而貽實害是以歷代受戎狄之侵犯竟化為辨髮腥謁之域而

猶不自悟近年又為暎夷所焚掠僅襲南宋故智偷一時之便安吾未知其所稅駕也然又開門延賊與諸番互市其可通者伊斯把泥亞波爾杜瓦爾拂蘭西和蘭亞墨利加諸國而暎夸尤擅貿易之利彼其狼子野心環視而僮伺以待其釁異日為清人之深害者匪獨英夷為然也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可不為寒心哉

支那群聖人之所出禮樂文物之盛冠于萬國而歷代為戎狄所侵掠竟為被髮左衽之俗天竺亦為厄利祭^也所滅後又為莫卧^也爾之有而今則分裂而為

都兒格即厄利
祭亞元大臣之子
孫明所謂瓦刺
是也

都兒格為和蘭為暎夷矣弱者疆之肉彼蠻夷者不
論曲直惟力是視昔者金粘沒喝侵宋陷襲慶府軍
士有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
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古之大聖人墓安可
發夫以蠻夷之人大聖人之名且不知而蹂躪中原
如涉無人之境積屍成山醜血成川衣冠文物之士
皆烏道獸窟莫能拒之可勝嘆哉近年暎夷焚掠閩
廣其慘毒有不可言者彼抱虎狼之心逞溪壑之慾
又垂涎于我屢窺邊陲譬如劇賊大盜狙富豪之家
將投隙乘虛而入焉而我不峻垣墻不固高牆高枕

安卧其中而不嚴為之備豈不危乎吾國自古稱英
武殲蒙古十萬於西海敗明兵二十萬於朝鮮威震
百蠻今人輒以藉口然當是時也天下將士皆百戰
練磨之餘故驅鬻虜如犬羊然元和以來四海無虞
民老死不見兵革蓋二百三十餘年乎茲夫人情狃
於恬晏風俗流於奢靡曾無戰鬥實際者較之往昔
陷陣斬將之士其強弱相懸絕顧欲以此當慄悍虎
狼之夷噫亦難矣雖然吾邦東方精華之氣所萃英
武忠烈以死敵為榮其流風餘烈極千古而不磨滅
雖狃泰平之久亦心不至支那人風鶴相驚抱首鼠

竄而受焚掠之辱也 朝庭若能就沿海要害列砲
墩設烟臺振作士氣脩整武備使天下之人凜然
有敵愾之心則又何蠢爾蠻夷之足憂哉吾六十列
士民蓋自思吾邦千古未受蠻夷蹂躪之辱天地山
川社稷宗廟之靈昭監在上苟能橫戈揮刀於沙磧
之上與夷杖接踵而死之上之致忠節於萬古歷世
之神聖下之盡孝義於百代祖先之靈心事明於天
日一死重於泰山榮莫大焉若偷生求活於草間而
為蠻夷之奴隸辱莫大焉又何顏見祖宗於地下乎
其立心決死如此一可以當十十可以當百百可以

當千則嘆夷雖強足以扼其嗟而折之背矣此防海
第一義也

嘆夷焚掠閩廣風震東洋聞者奪氣蓋以承平日久
而士不習戰鬥也然振起天下之士氣鼓舞天下之
人心嚴沿海之防禦使外夷不得肆其毒者顧人主
之心何如耳都兒格歐邏巴一帝國也嘆未偵知其
城郭不堅牢乃遣兵艦擄捕頭都兒格發大礮擊之
一丸不中以其礮臺在高處而不能平射水面也遂
大敗國人切齒更擬嘆夷或增築砲臺於海岸列數
百生敵到即殊死戰嘆夷敗走遂為一大強國矣北

亞墨利加萬治六年，倭夷始種人於此，享保十九年。再遣數百人尋遷，不從教者數萬人，疏鑿山河，墾開土壤，農桑漁獵，各從其宜，竟創立一國。迄寶曆年間，倭夷徵兵於亞墨利加，人民憤其酷虐，不敢從命。舉兵相戰，倭卒不能克，議和，收兵。由是為自立之邦矣。東印度滿刺甸國王薛霸七厄十雄毅有智，幹通好於四隣，受撫部下將士，寶曆中併莫毛卧毛尔毛者過半。其子亦勇，誓守儉素，多養騎馬，長槍之士，與倭夷戰，屢勝。倭夷怒甚，傾國奄至，兵連不解者四年。倭夷又募敢死之士，扼其襟，暖之地麻刺毛甸毛大窳，乃悉精銳，教萬決。

死鏖戰，倭夷不能當，請和而還。後討莫毛卧毛兇擒其主，勢益強大。雖以倭夷之桀驁，莫能製焉。由之觀之，人主誠能撫士愛民，致死力而為之備，倭夷不難禦也。况乎吾邦人忠勇出于天性，苟激之以大義，勵之以賞罰，練之以戰陣之法，則國勢盛使倭夷畏，賊必遁出于都兒格滿刺甸之上矣。

凡戰鬥之要，在于戒懼。戒懼與恐怖不同。夫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執凶器行危事，天下之大事也。人衆死生之所係，社稷存亡之所關，故運籌於帷幄，制勝千里，惴々然如捧盤水，如涉春冰，不敢苟且舉兵。

懼其疎也不敢輕易臨陣懼其漏也不敢貪土地貨財懼其貪也此之謂戒懼彼恐怖者聞虛聲而怖聞風鶴而怖聞恫喝之言而怖曾不察其實之所在而神已喪膽已落士氣奄奄不振此之謂恐怖戒懼者勝恐怖者敗自然之勢也名將之用兵嚴法令整隊伍壹士心致死力與戒懼之心而去恐怖之念故每戰必勝今世之談兵者聞嘆夷之風即惴惴以為不可敵夫嘆夷誠強矣而我邦未嘗一交兵其強弱之實未可知也彼涉萬里之波濤爭利於海外主客之分孰得孰失我據險要彼託舟楫攻守之勢孰難孰

易甲冑器械之制孰利孰鈍弓馬槍刀之術孰精孰粗兵士之氣孰勇孰怯此數者蓋我之所長而彼之所短也彼之所長者舟楫而已矣火技而已矣舟楫之制雖堅如金城大如丘山亦惟便于水戰而不可行諸陸大砲之利雖響震萬雷勢崩石城亦惟利于遠而不可以用諸近近則彼用小銃而我亦用小銃難以弓弩^刀槍之長技足以相當我何畏彼哉第我大砲運用點發之妙若不及彼者然其技近年大開自今數十年間益盡精力於此而鍊習之安知其果不能與彼相頡頏哉但我大砲之數誠為不多矣然

省冗費縮國用每歲鑄數百門則十數年後可得數千門又安知不如彼之多哉且我瀕海多暗礁多淺沙多崦崖絕壁多颶風礮雲不測之虞往年鄂羅斯使節舩涉數万里之溟渤盤旋數十用之間舩艦未嘗損壞自加摸沙斯加航我瀨海至長崎不過千餘里而舩頤壞繕修乃得還廿凡濤之險可知矣彼用兵於我我據要隘守港壘彼舩蕩漾中為風濤所衝激糧運不給薪水闕乏而我又堅壁清野掠劫無所獲應變出奇或以大砲火箭火毬之類焚其舩或集昏霧闇夜襲其不意使彼狼顧逡巡而不敢進未必

無其策也抑我國神聖建國今已幾千年矣

皇統蟬嫣百代一姓金甌無缺與天壤俱存彼蠢尔蛮夷逞無厭之欲鳴張螳怒欲犯我神州而吞噬之豈非可憎之甚哉六十州人孰不致死而禦之祖宗之靈社稷山川之神孰不冥護而撈呵之則蹈白又趨湯火鏖戰一場可以試吾力之利又何以輒然恐怖為也

大砲之傳于我已在天文年間而用諸戰陣者罕矣故諸侯不多藏大砲蓋運用點發之法未精以為不便於戰然彼既以此為主一艦列數十門連發震激

不可嚮通則我安得不用之乎是以近年寢造大砲
有倂西洋法者其技雖未及彼之精而習之寢久用
之寢熟安知不出于彼之右乎蓋吾邦之性雖不能
開物而視異邦所製造即能領悟彼竭數千年之功
而成者我可三四年了之其智巧敏捷西洋人每奇
歎之是固我之所長則其製造点放之妙運用轉搬
之巧益熟益精必當使彼吐舌駭絕但大砲數千門
費用鉅萬非咄嗟可辦而製之者亦有數邦君諸侯
省減冗費逐歲製造以至數千門之多則於防海尤
為得其要矣昔者小砲亦出于西番所贖而我屢用

之大奏奇勳其術至今益精熟想亦不在西番之下
矣前明嘉靖中我邊民擾亂閩浙時彼有大砲而無
小砲大為我兵所摧敗唐荆川上書始倣其製遂為
行軍要器則我之後未精於大砲亦當如是也西洋
銃砲未審其所始明史云明正德中佛郎機所貢故
名為或云我元忘二年楞逸國僧宦秘爾獨兒度始
作之愚按統通鑑宋理宗紀蒙古伐金攻汴京金將
拒之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錐或葉以火点之砲
起火發其声如雷聞百里外所藝圖半畝以上火点
鉄甲皆透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發之輒前十餘步人

西史及航海
圖說並云支
那國用火砲
先我政羅巴
而有之矣

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此乃大砲之始也震天
雷所謂天砲者宋理宗嘗後掘河帝之世先元
忘殆百年則謂始於摛逸國者恐非也抑大砲創于
金源而西洋出于其後欽姜宸英云此砲一發而血
流成溝骨肉糜爛雖有韓岳之將百萬之師無所其
用其巧矣夫大砲之為要器如此我詎可不多製之
而奪彼之所特耶今年北亞墨利加人十五名稱飄
風抵松前松前侯令使押送抵長崎夷人謂吏曰貴
邦不長火技且無天砲吏曰有夷人曰天砲喚國所
制貴邦寧有之乎請聞其製吏謂其形狀施放之法

甚詳夷人失色夫天砲壘夷所恃以取奇勝而聞我
邦既有之安得不駭懼則防海之器當以此為要其
他如力農砲砲砲皆所宜精習

天下承平日久不慣戎事有一二壘船來則塘報電
馳人情騷然諸侯督兵奔警於數十里外其費無算
彼壘夷之情固不可測故嚴兵衛以待之誠善矣然
彼不必侵擾也但求互市乞薪水耳我乃動數千之
兵費鉅萬之財未戰而國力已困矣豈不過慮之甚
哉自今以後有壘船來宜出官吏十餘人訊之因其
所謂而可否之若形勢有異然後出師衆未晚也且

諸侯師衆皆戎服屯海灣以耀武威非不美矣然壘
船列大煩數十門今無捍蔽之具徒以三軍為的而
遊于羿之彀中危莫大焉宜築塔壘于最高厚數丈
以防大砲又伏兵於壘隘以視其舉動彼若行剽掠
即哨砲一声伏兵四起銃礮亂發使單甲不返可以
寒蠻夷之心矣若夫衆船圍繞為風浪所蕩激士卒
暈嘔無益於實用徒啓輕侮之意耳

凡防海之要莫如使沿海諸侯各就其港澳設屯堡
置砲臺遣兵士屯戍無虞則演習武技或事澳操演
習操舟游泗或与僮隸俱執耒耜以勞筋骨耐寒暑

夷船至則出接之有異心即戰不待縣官之命可也
若夷船過洋中而不入港澳亦不報可也夫滄海茫
茫何船不往來苟見一二夷船停泊于大洋即洶然
動師衆費國用雖出于儆戒亦屬過慮不如整暇以
待之鎮靜以德之使國力不疲弊也

沿海多漁人蠻戶此輩有外寇則皆失業破產罹焚
掠之禍宜簡其軀幹壯大有力者以暇日教火技至
蒐閱之時則編之卒伍之間使習坐作進退之技賊
來即率以戰古所謂鄉團義勇漢兵之類是也彼平
生以舟楫為宅視波濤如平地非士大夫所能及若

使其昏夜掩霧葉飛舸以火箭火毬焚賊船必當有
奇功况乎練習已久沿海之民皆為精兵其有益於
防海大矣彼亦無失業停擄之患斯為兩得

唐虞三代皆公天下而封建諸侯故國勢強盛雖有
蠻夷侵犯不至大患秦漢已來封建廢天下為一人
之私其當邊陲之任者皆朝廷官吏其守塞乘障者
皆徭役謫戍之民無事則遊手坐食糜費衣糧有事
則烏窳獸遁莫肯挺身赴敵者是以戎狄之患一世
甚一世而九列遂為旃裘之區矣何哉雖墳墓辭井
閭寄命鋒鏑以禦強悍不測之虜豈惟士卒不樂亦

官長所不樂也且官長遠守邊徼更番相代視官舍
如傳舍視士民如土苴怯懦畏敵專擅威福是士民
之所憤怨而不服也夫以怯懦畏敵之將驅憤怨不
服之民而戰之湯火矢石之間一敗塗地無足怪者
封建之制則不然諸侯各有其國者數百年矣士民
感戴恩澤如父母一旦有蠻夷之患則君臣上下同
心協力守封疆護社稷莫不慷慨勇決而爭赴敵者
何則父母妻子之所在宗廟墳墓之所存失寸乃失
吾寸也失尺乃失吾尺也人各有為戰不憚致忠於
朝廷與藩主而已也由是觀之禦戎之策莫如任諸

侯然任之不專使宦吏為之指揮進退則徃之勇指
相刺不得展其材力若郭李相州之敗雖有良將為
之牽制適足以取敗耳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
可不察也然則任諸侯宜專委之而聽其所為不敢
掣肘惟考其勝敗得失而黜陟之耳但方今諸侯大
抵經費太過財用困竭殆不能自給而其臣子亦皆
乏財資不能繕兵甲修武備至若大砲則藏之甚少
雖有防禦之命將何力以應之 縣官宜下寬大之
令省其經費紓其國力使之各設墩堡多鑄大礮得
以當方面而禦外寇矣不然雖專任之未知其果能

嚴海疆之備否也

凡用兵之道可以守可以攻可以進可以退投之所
向莫不如意而後可以制敵人死命矣若惟守而不
能攻退而不能進 則勝敗之權在敵而不在我其
於戰鬥豈不危乎哉方今議防海者皆云蠻船大如
山嶽堅如鐵城踏波濤如平地往來靈捷如飛鳥加
以砲銃之宏壯而顧 欲以我單桅小船擊之至則
碎耳莫如守要害列大砲末則連發鏖盡此議能度
彼此之勢審強弱之理洵為長策矣雖然余竊有所
憂焉吾邦環海而立凡縣宦侯伯之糧粟商賈之貨

物悉由漕運而達于江戶彼駕大船直達洋中每一
船過輒劫掠之如探物於囊底不待費一砲帶一兵
而相載盈船則漕運不通而上下俱困矣我近海諸
島若隱岐佐渡八丈大島之類不可枚舉彼奪而據
之而我不能救則全嶋皆魚肉矣此非唯嶋民可憫
而失我封疆損我國體其謂之何彼知我不能出一
舟相戰也環旋近洋鳧魚所畏避我有備我無備楫
我鄉邑掠我貨財及我兵奔驚而至則彼已飽賜矣
如此則未交一戰而彼得無窮之利我受無窮之害
此皆由進退攻戰之權在彼而不在我而已救之之

道莫如造大船製大砲多大砲則可以碎敵船矣多
大船則可以戰于洋中矣二者備焉而後可以守可
以攻進退之權在我而勝敗之數可決矣雖然大船
之製其費不貲彼虜為之一隻費數萬金况吾邦新
造非損十餘萬不可為也彼多大船者以其通高于
萬國故所得足以償其費我惟用之戰鬪與漕運爾
而欲損數百萬金以造數十隻非財力所能給也無
已則倣夷船之小者製之平素用諸漕運可以禦賊
船有事即用諸水戰雜以高船漢艇可以決勝敗於
洋中矣昔者周世宗征南唐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

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
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
出沒殆勝唐兵乃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
千自閩河沿潁入淮唐人大驚遂一戰克之平南唐
據此則水戰雖我非所長苟得戰艦之堅壯者練習
之亦可以抗外夷而不挫矣大抵承平之世人情粗
安耽逸不喜行非常之事夷船之來其果出于戰鬪
与否亦未可的知故不得不度時勢而為之籌畫也
古人云水到渠成及後來夷船屢至或劫漕船或擄
諸島或焚掠內地則海內駭然不安上下扼腕切齒

欲嚮戎狄之內而食之當是時天下之人不厭儉薄
不借貨財苟有攘夷之道皆將致死而為之然後大
船可造御勇可募城可築墩可列而巨銃之多甲兵
之精什倍於今日氣但恐天下畏夷壘之架鷲而不
能守堅忍不拔之志議和通互市以踏清人覆轍雖
有韓岳之將不能善其後耳
禦戎狀莫如任諸侯而諸侯防禦之法莫如土著先
哲論之已詳矣然外寇未至而遽欲行之天下粗晏
佚之久人心洵然謗議沸騰事未成而禍係之矣蓋
駭天下之耳目行人心之所不服而能濟其事者未

之有也若夫後來海氛方熾或擊我首或擾我尾變
幻出沒使諸侯奔馳不遑則上雖不令而土着之勢
自成矣何哉賊之來無定所無定時我不可以不列
屯堡置戍兵既置戍兵必不可不土着苟不土着而
兵卒更番相代則國多費用士無固志土着則可以
携眷可以耕田而足食有駐劄瞻望之逸而無道塗
奔走之勞財益足兵益精農民漢夫離戶之後亦胥
化為兵皆可以趨敵而致力此亦自然之勢也吾封
建之制非有意而為之勢也土着之制亦勢也隨天
下之勢而為之如水之就下不勞力而自成矣

外寇之至若專聚於一方而相戰楛之可矣或掠西
陸或襲東陬來如風雨去如逝電使我將士苦於奔
命如吳之肆楚階之伐陳則勝負之數未決而諸侯
已大困矣加之海漕絕而不通江戶米價翔貴百萬
生靈皆阻飢將有嘯聚作亂於內者是大患也將何
策以救之愚謂沿海諸侯宜於是時立土着之制築
城堡置屯戍簡農夫漢丁編之卒伍或聚結團社教
以銃砲賊不來則勤稼穡賊來即戰耳至海漕不通
都下乏食則宜輸輿羽二州之粟而給之夫關左八
州之粟不過支三月輿羽之米居都人食料之什七

苟馱輶輪而至于白川則自那珂川可以達于水戶
自水戶入刀根川可以達于江戸其至絹川者自關
宿入刀根川可以達于都下其他轉漕之路亦不少
矣况臨此危迫人之皆竦然危懼致死力而就彼与
昇平之世迥異其開溝渠通水路亦可一舉而成矣
往昔朝鮮之役遣十三萬之衆於海外聚數十萬之
師於肥前而輸糧食海外而未聞有阻滯於道路
者况輸輿羽之粟於江戸匪難也輿羽二州之大殆
過鎮西九國而土曠民少若能募民墾闢則數百萬
石可立致也但穀價甚賤凡倍爛惜不肯竭力於稼

穡然聞海運不通江戸米價甚貴而轉漕之路又通
必致力於農事以勸利亦人之恒情也夫以輿羽二
州之粟而資之以信哉二州則都下百萬生靈亦可
以不阻飢矣

天下之事須知時而經畫之苟不知時則議論雖壯
而理勢不行竟不免為畫餅耳或謂小笠原嶋諸島
碁布于洋中壤沃物殖而無居民為我當佔據之築
城堡出精兵以捍衛神州外以劫百蠻往返之船
使不得窺我邊疆也此議洵為雄偉然可行諸古而
不可行諸今也何則古昔我將士經戎馬百戰之餘

猛將如林勁卒如雨雖海內稍嚮治平而雄霸氣猶
勃々不能遣蒲生氏鄉欲取朱明龜井茲矩欲取琉
球未及起兵而豐臣氏遂用兵於朝鮮嶋津氏奪琉
球其後伊達正宗有取呂宋之志松倉豐後守亦欲
取呂宋兵艦糧食已具將發而沒當是時人皆喜戰
鬪求功名欲以拓疆域况於彈丸小島築城堡據之
以擾亂夷船之往來易於及掌及承平日久士大夫
筋弛肉慢粗於宴安未嘗踐戰爭之地一有外寇且
恐不能禦尚何暇置戍兵於荒遠無人之絕島以編
強虜之虎鬣哉且反聞外夷已植人於諸島以據之

今遣兵取之彼必舉大衆襲我我船狹小水路亦遼
遠首尾不能相救是棄師於洋中也豈不危哉予故
曰議論雖壯不可行諸今待後之豐臣蒲生伊達其
人而為之可也

英夷蹂躪閩廣挾連勝之威屢來覘我邊陲語言不
遜進止倨傲頗有輕侮我之心甚可惡也魏相有曰
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特國家之強
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敗彼英夷既貪且
驕固有敗兆惟彼熟于戰鬪而我承平日久莫能涉
實際故勝敗之數未可知耳兵法曰因勢而利導之

彼驕矜自高以我為不足戰而我守雌示弱不敢自
開兵端彼益驕我益恭而陰修武備練士衆遵養時
晦待彼啓釁一旦起而乘之如脫兔如疾雷縱橫奮
擊積屍成山使四大洲知我武威之盛可謂千古奇
勳矣然此豈易致哉平時操練士卒教之以技藝飭
之以号令旌旗金鼓之節坐作進退之法如臂指相
使然後兵可用也火器點放之術遠近之度審諦不
爽賊砲鉛彈兩注而不瞬軍艦輻湊而膽不動堅忍
持重待其入殼中而徐發之發必碎賊船然後砲可
用也舟之大者有便有不便小者有便有不便我船

小則驅數百艘鳥逝電馳乍西乍東或分或合變化
出沒火器亂發以焚敵船我舟大則列火煩成一字
陣連發以碎敵船然後舟楫可用也大抵水戰莫如
火攻火攻以大砲為主而火箭火球之類忘機互用
可以焚帆檣洞艙腹矣至于陸戰則我之所長甲冑
之堅刀槍之利非諸番所能抗彼雖強其心既驕其
氣既惰而我乃出死力相戰亦足以摧破之其要尤
在平時繚練之精耳昔時咸南塘謂兵不練必不可
用故所至以練兵為急初宦浙江參將見衛所軍不
習戰乃諸募金華義烏人三千教以擊刺短長互用

由是軍拙精譚偏在浙亦重練兵立卒伍法禪將以
下節々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皆成精銳古
名將之重操如此平時不操練而置之死地孔子所
謂彘之者也

在昔

天智天皇築水城於筑紫以備外寇及蒙

古之大舉犯我也北條時宗更修築之我兵據之下
瞰賊船賊不得進遂大敗

天皇神智所以慮萬

世者至是始驗而時宗之功亦偉矣今之夷狄與蒙
古不同蒙古之師發于一時之暴怒又不審我邦之
地理故雖強猶易與耳今之夷狄窺覘我者數十年

地理之險易海水之深淺針路迂直莫不諳悉其用
兵必將衝我咽喉之地是大大可憂也吾邦環海而立
四面受兵何港可不置戍何壘可不設墩然而螻蛇
螯手壯士腕腕不有所失不可以有取今夫浦賀之
為地臨大洋而海水常迴與江府相通可一鼓而至
視長崎松前之在邊陸其輕重緩急相懸絕設失之
其禍不可言誠第一緊要門戶也是以 朝廷命四
大諸侯捍衛之防禦嚴整無復可虞但其地形與諸
州港澳迥異凡諸州港澳兩溪相距不遠夷船入之
即發巨煩而夾擊之彈子金刀可以洞破之惟浦賀

海水一帶兩岸相去三里夷船從中央而進砲臺銘
彈果能及否即及之果能洞破否大小船數百艘載
火器果能攔截于洋中否四大諸侯兵甲精強必有
以能辨之矣然咽喉之地萬一有蹉跌變生呼吸之
頃此杞人所以中夜而思不能寐也因竊謂 朝廷
擇浦賀險要之地築一城以為房相之雄鎮則吾師
雖或不利而彼虜不敢背城而直闖江府也彼若攻
城而旬日不能拔則數千援兵立至可以夾擊而江
府亦得以此間成守備矣此乃 天智天皇水城
之遺法也且 朝廷就親軍擇一大將率兵士數千

守城更番相戒平時精習武技或事演擲跋履山野
操舟控櫓慣波濤之險勞筋骨耐寒暑以時大閱講
水陸戰法諸侯見 朝廷築城遣親軍必相激勸而
講武事或增築墩堡惟恐落其後士氣大振旌旗為
之生色矣 幕朝之士亦跋涉山海熟于戰鬥之法
與諸侯將士屯駐策忘隱然戒常山地勢而其所風
勵麾下數萬之士皆感激奮興爭赴功名之會則都
下柔軟奢靡之習一變而勁悍壯武之風復興此匪
特為海防加嚴整抑所以振作江府之士氣而鼓舞
六十州之人心也昔者蒙古犯我邦挾百勝之威提

十萬之衆勢如破竹銳不可當北條時宗毅然不撓
号令合機鎮西諸將如河野嶋津秋月諸將皆殊死
戰遂殲之其得勝之本在于省冗費修武備而已
朝廷誠能以此為準則築一城遣親軍其費雖綦鉅
亦必有其道矣

我邦自古以陸戰為主以弓弩槍刀為要器天文以
降雜以鳥銃而大砲未用之戰鬪也西蛮夷長于水
戰精於大砲是二者雖我之所短而今則不得不出
於此也古名将用兵如神有倭敵而取勝者若趙武
靈王胡服騎射而破我狄周世宗習水戰而取南唐

是也有因敵之所長而出奇破之者若金元朮以拐
于馬擅雄而岳飛以麻札刀斫馬足破之楊沂中持
長斧如檣而進敗之楊公舟楫如飛旁置撞竿碎官
船岳飛以巨筏乱草破之是也有以小制大者韓世
忠艤龐大艦扼金師於江元朮乘小舟以火箭焚之
世忠大敗鄱湖之戰敵船廣大明軍難仰攻乃縱炬
而焚之遂致大捷豐太閤伐朝鮮敵船數十隻守釜
山海口長可三四丈以巨材製之舵樓弓弩乱發我
兵乘輕舸奮勇直進擲火球數十疋燒葉檀敵船皆
燼是也有以大壓小者元朮軍于江南韓世忠以海

艦泊金山下豫以鉄綆貫大鈎明旦敵船譟而進世
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艦一艘則曳一船沈之
兀朮窮蹙是也今西番大船如城我製小舟堅緻者
使賊砲不得中即中之亦不過失六七人而我砲一
發焚大船殺數百人是非以小制大乎夷船大砲不
過七八貫蓋砲極大船板震裂不可用也我乃製大
煩自十貫至三四十貫其所衝擊如霹靂裂山可以
及遠而粉碎之近年某侯造三十六貫天砲其度及
四十町之遠而彈子透裂圍五町忽為烈火雖夷船
之堅亦可粉蕘是非以大壓小乎倣西洋式造大船

無事則用之漕運有事則用之水戰與夷賊相衡是
非倣敵而取勝乎名將用兵出奇製變如神童之不
可摸捉者班班見史藉蓋人心靈妙不測苟盡知慮
必將得破敵之術矣山有砒霜天必生礮以制之國
有鴉天必生犀以壓之造物者好生如此雖夷船之
高堅統砲之精巧亦豈無制之之術哉但憂人之不
盡心思耳或曰多製巨煩誠為當今急務然有砲而
無藥非惟不為吾用適足以為敵人資耳故多製巨
煩宜先多儲火藥鐵丸此又切要之言用兵者不可
不察也

偶得清人無名氏平夷策一道是人目擊英侵犯深
知其情狀憂憤不能已奮筆作此策鑿々中肯縈々
論製戰艦募沿海漢人戰洋中及暮夜集澳船焚賊
船皆与管見相符因不厭煩重錄之曰嘆自上年攻
陷定海後又破粵東太角沙角仰門進逼省城雖代
還高欠極力議和示以優容而大羊無厭成性益肆
鴟張今年七月破閩之廈門八月又破浙之定海鎮
海前後六總兵一提督皆戰沒至裕制府死於鎮海
之學宮泮則尤為可憫他如姚太令之殉城及大小
文武員弁兵士陣亡殉難指不勝屈至民之被殺女

之被污財物之被掠房室之被焚到如皆然逆夷罪
惡滔天神人共憤矣夫逆夷之所以大肆塗毒而莫
禦其鋒者固彼船堅礮猛而我軍之大礮亦何嘗不
猛其受制之處則在議防者僅存々為守於岸而不
議修戰艦練兵士以戰於外洋也夫沿海有警戰場
在水既無渡水之具何以言戰言守夷船不過三四
十隻至多僅容二三千人海上之風信潮信無定其
始到也不過數隻或十餘隻未敢即攻也待其黨羽
已集乃併力以駛如粵之瑋門及省城閩之廈門浙
之定海鎮海皆闐闐都會地列堵而居率皆綿亘數

十里礮轟擊不必審準無不中者中即洞牆倒壁傷斃人口而衆人易震夕即未戰而心先怯即一有逃者相率而走矣逆數十隻散布海面如鷗如萍我軍礮即審準始發而海濤之沈浮靡定勢難命中以彼此受礮之敵一聚一散聚即無不中散即偶或一中耳我軍大礮所中之逆船何嘗不沈溺該逆何嘗不畏如廈門定海府門皆有中礮夷船迨粵閩浙之礮臺既為所奪該逆即將礮眼用釘是畏礮之明驗也我軍僅守於彼來攻時得利則愈進不得則換舵而返迨遙自在數里外即礮不能及祇有臨涯而返望

洋而歎而已無別法也若堅造戰艦選練兵士禦於外洋外洋即逆夷不得逞矣請詳言之盛京之奉天直隸之天津江蘇之崇明浙之定海閩之廈門福州粵之席門山東之登州共八處以雅山東登州福建福州海較窄只須造數十隻餘六七口每口造船二十隻共百四十隻每隻容兵或八十名或一百名連舵工水手人等每船四十人為斷其水師兵士即招募沿海漢人充之以其素習海上波濤潮汐雖有大風浪而立脚既穩舉頭不暈至能挾尺板以息水遠近者更加錢糧偶有夷船到來即扼於口棄其大夥

未至先挫其鋒而隨來隨勦既可省力即使大夥全
至而二十船散布汪洋中夷礮亦不能操必中之技
軍礮與夷礮相交錯其中者不過偶值耳即偶值
亦不過破一船而已若我軍利則乘風追擊火彈火
箭火礮皆足蹴其尾而焚之不利則遊奕成收治治
海港收軍船可以隨地寄旋而夷船之至海上之波
濤有風固迅無亦有潮浮送彼行一步我行一步不
能如平地膽壯者足健膽怯者足軟遲速隨時可以
追及也且即前此之席門廈門定海鎮海皆有海港
以內談送之所以敢直入無忌者我無戰船以襲其

李長庚嘉
慶間人
蔡亭海賊

後也若我運船戰扼於外洋得利則勦之不利即避
之彼知有戰船在外必不敢直入外港攻陷城池懼
軍船之封其口而襲其後也昔長水戰者莫如李忠
毅公常以戰船二三十隻破粵東賊三百餘船破
辜賊匪七八百船或詢公公答曰是不煩言而解武
弁不怕死是定心法死且亦怕不來息僵在牀而病
死者多矣豈在死寇且交鋒時礮聲震地
礮子滔天而死者多生死決而心定矣初臨陣時
何嘗不心驚目眩及見陣一二決即心不動矣至以
少破衆更易曉然賊艘連檣如城軍船只二三十隻

決恐次

今日若礮發得著只管裝藥放不必端詳審準礮
發時無不中者賊船亦偶中軍船不過適值其有中
亦僅矣軍船二十隻發礮二十出以得半論之足中
其十船再發一出即賊或十餘船或二十船皆破矣
賊雖數百船似乎衆寡不敵賊船比軍船高大又似
乎大小相懸但數百賊船若傷廿十船八隻勢必潰
散奪竄心虛膽怯我乃相度風信潮信令各軍船全
提上風上潮長驅壓之遠則大小礮及之近則火箭
火礮亦及之如驅群羊矣或曰額設戰船不可用乎
太平日久額設之戰船倒價既不及半廠員監造賠

累又過其半而虛心故事船身則板薄釘稀植具亦
多不嘗即全矣皆脆弱不任駕駛一過風濤顛播便
踈散矣此畏蕙之弁兵得以藉口為委兵於敵也若
每船以萬金造之必工堅料壯矣至戰船定例兩邊
有木架高下雙層遇賊即用綿絮澳網浸海水掛之
賊礮雖猛以柔制剛以水剋火不能為害至船之進
退即乘風乘潮為之不比江河盪槳搖觸也故以戰
船與在岸守二者動靜即勝負判坐以待賊迄無了
時誇所謂做賊一更守賊一夜者此也至額設水師
不可用乎曰閩粵之水師尚可用至江浙之水師其

人本弱且不慣水性棄船出洋半多昏暈嘔吐故必
招募海邊漢戶充之加以訓練而後可或曰寔可以
衝風濤破盜賊矣或曰每船萬金以百四十計之當
百四十萬不於軍需外又多添一大宗經費乎曰自
逆夷滋擾閩浙軍需皆數百萬矣而粵者尤多徒費
無補如何造之得力也每船成造足用十年而歲時
小修為數亦省有夷警則大得力華夷匪斂跡耶以
延洋緝盜且廈門有警即福州兵船可以赴援浙洋
有警即崇明兵船可以赴援而山東天津可以隨便
赴援外洋行船瞬息千里一氣聯絡声威益振造船

分各省造不過半半皆可就緒若急即先雇商船漢
船忘之如廈門之商船每隻成造皆費萬金其堅實
什倍軍船又夷船停泊外洋其船笨重非風不行而
海上亦有數日無風者招集沿海漢船懸以重賞挾
其可設槳二十四枝三十二枝者令於暮夜密赴夷
船近令一声盪槳飛集圍之彼雖有礮一時亦点放
不及且礮不能下出每船只用善鳧水者一二人下
水伏其舵後用斧鑿之斷其繫舵巨纜即舵上仰而
不得力一遇風作其舵自覆即無風其船亦不能動
移勢必坐斃或用小漢船十隻為一排以百隻為十

排連環之上堆放火柴薪油硝令快樂渙船昏夜送
往焚之夷船底面雖有銅鐵片色護面而船上之蓬
蓆繩索一燒即船亦不能動坐而困矣或以此船放
海各口禦之亦可杜其竄入此在隨機用神而明之
存乎人謹杼管見以奉採捩或愚者一得耶至將為
兵之膽將才寔難敢死二字即無敵手也是在選而
用之賞罰必信威令必嚴馭將兵之法具在顧用之
訓之之人如何耳

承平歲久武備寢以解弛古今之通弊也梁武帝踐
阼江南無事僅三十四年民已不習兵公卿不能乘

惟恐熾

馬侯景一稱兵即瓦解土崩莫肯提戈拒之者國為
墟矣唐元宗之世宇內無虞亦不過四十年民已
不知兵革安祿山鼓行而進如登無人之墟而天下
亂矣若元明之季承平逾久潰亂逾甚以至於此吾
國承平今已二百三十餘年矣雖曰英武冠于萬國
然武備之嚴士馬之精蓋多不如古者亦自然之勢
也近世蠻貊屢出沒于邊海或掠蝦夷或擾長崎或
窺浦賀由是緣海諸侯長慮却顧抱敵惟之心鑄大
砲修兵仗以備不虞之警非支那人流于文弱而不
留意於武事者比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

無敵國外患者國恒凶然則我之有邊警焉知不為
天下無疆之福耶

曩余嘗作禦戎策示清水赤城翁翁題其後曰子不
不見夫脚夫乎挽任載之車隆暑行赤日炎塵之中
盛寒踏冰冒積雪流汗遍體即許之聲相屬而身壯
強未嘗為風寒暑熱所犯以其元氣實于外也王侯
貴人暑則揮涼筵御精締坐于廣廈邃殿之上冬則
重裘厚綿擁室爐坐軟褥而屢為寒暑所冒以其元
氣不實于外也縣官誠能修德施仁振肅紀綱國
富食足上下和輯元氣實于外而無耗焉雖有外寇

亦可以彈指甲而走之矣此海防第一要樞也余以
為知言

三
百
九

八
十
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ghostly vertical columns of characters.

